



阅读快车™  
HAPPY READ  
YUEDUKUAICHE  
KEBIAOZHIDINGSHUMU

# 昆虫记

[法] 法布尔 著  
张德力 刘玉涛 编著



昆虫记  
Kunchongji

导读 名师导读，引领你步入名著的殿堂，倾听大师的声音

旁批旁注 名师评阅，精心批注，引导你阅读之外的认知

赏析 名师赏评，用心体会，与你共同领会书中要义

相关评介 名人评价，历代积淀，共同认知不同时代名人对名著的理解

互动平台 名师设计，紧跟教学，阅读之外扩展思考



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

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

教之星™ 阅读快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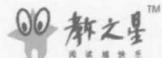
阅读快车™ · 课标指定书目  
HAPPY READ

# 昆虫记

[法] 法布尔 著  
张德力 刘玉涛 编著

专家  
名师  
解读版

[www.happyread.com.cn](http://www.happyread.com.cn)

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---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昆虫记 / (法) 法布尔 (Fabre, J.H.) 著；张德力，刘玉涛编著。  
北京：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，2009.4  
(阅读快车·课标指定书目)  
ISBN 978-7-5640-1921-1

I . 昆… II . ①法… ②张… ③刘… III . 昆虫学—青少年读物  
IV . Q96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0545 号

---



---

出版发行 /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 
社 址 /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 
邮 编 / 100081  
电 话 / (010) 68914775(总编室) 68944990(批售中心) 68911084(读者服务部)  
网 址 / <http://www.bitpress.com.cn>  
经 销 /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 
印 刷 /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/ 72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 
印 张 / 12  
字 数 / 140 千字  
版 次 /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 价 / 12.00 元

---

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

## 出版说明

莎士比亚说过：“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”而文学名著蕴涵着伟大人物的智慧和先哲的人生经验，对于它的跨时代的思想性，后辈人读出的往往是新意和个性。一代代的人不断的从名著中汲取着自己需要的心灵养料。

“读一本好书，就是在和许多高尚的人对话。”青少年正处在人生的成长期，通过阅读经典文学名著来吸收前人思想精华，从而增强学生在思想、道德和心智上的文化积淀，引导和丰富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，意义非凡。

“阅读快车”系列正是秉承“丰富青少年心灵，增进青少年文化积累”的理念，这一理念将在本书栏目中具体体现：

---

●导 读 名师导读，引领你步入名著的殿堂，倾听大师的声音。

---

●旁批旁注 名师评阅，精心批注，引导你阅读之外的认知。

---

●赏 析 名师赏评，用心体会，与你共同领会书中要义。

---

●相关评介 名人评价，历代积淀，共同认知不同时代名人对名著的理解。

---

●互动平台 名师设计，紧跟教学，阅读之外扩展思考，题型新颖。

希望阅读本书，给你“阅读越快乐”的享受！带给你无穷的帮助。

## **丛书编委会**

**顾 问 李炳海**

**策 划 赵向民 文 涛**

**主 编 高长山 高玉秋 徐 强 刘玉涛**

**副主编 李贺武 谷学峰 王显才 冯 雅**

**编 委 时雪峰 郑艳丽 刘东篱 尹俊杰**

商 展 顾佳音 张 琪 蔡焱明

吴跃平 张 烨 蔡明慧 孔令博

姜 巍 林 明 王艳喆 秦志爽

李 慧 刘筵莉 李 宁 刘建华

周海燕 朴松花 关 华 赵禹冰

刘亚丹 吕 扬 斯 跃 胡 睿

田玉彬 赵新雅 邵 穗 秦红芳

宋学清 王绍辉



## 书路导航

SHULUDAOHANG

《昆虫记》是法国杰出昆虫学家、文学家法布尔的传世佳作，也是一部不朽的著作。它融作者毕生研究成果和人生感悟于一炉，以人性关照虫性，将昆虫世界化作供人类获得知识、趣味、美感和思想的美文。全书以优美的笔调，亲切和善的语言表述方式，不仅让我们充分地感受到“虫虫”世界的美丽，更使我们感动于作者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的关怀。

法布尔一生最大的兴趣，尽在于探索生命世界的真面目，发现自然界蕴含着的科学真理。正因为他热爱真理，所以他撰写《昆虫记》时，一贯“准确记述观察得到的事实，既不添加什么，也不忽略什么”。法布尔为之献身的，正是这种揭示把握“真相——真理”的伟大事业。这成了他一生的至高理想和崇高劳动，他为此感到幸福与安慰。他将一切品质和才华汇集在这种精神之下，为人类作出自己独特的奉献。

法布尔的心中充满了对生命的关爱之情和对自然万物的赞美之情，他以人性关照虫性，昆虫的本能、习性、劳动、婚恋、繁衍和死亡无不渗透着人文关怀；并以虫性反观社会人生，睿智的哲思跃然纸上。在其朴素的笔下，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如优美的散文而问世，人们不仅能从中获得知识和思想，阅读本书更是一次独特的审美过程。

一个人耗费一生的光阴来观察、研究“虫子”，已经算是奇迹了；一个人一生专为“虫子”写出这样的书，更是奇迹；而这些写“虫子”的书居然一版再

版，先后被翻译成 50 多种文字，直到百年之后还会在读书界一次又一次引起轰动，更是奇迹中的奇迹。这些奇迹的创造者就是《昆虫记》的作者法布尔。《昆虫记》不仅仅浸透着对生命的敬畏之情，更蕴含着某种精神。那种精神就是求真，即追求真理，探求真相。这就是法布尔精神。如果没有那样的精神，就没有《昆虫记》，人类的精神之树上将少掉一颗智慧之果。

法布尔拥有“哲学家一般的思，美术家一般的看，文学家一般的感受与抒怀”。在本书中，作者将专业知识与人生感悟融于一炉，娓娓道来，在对种种昆虫的日常生活习性、特征的描述中体现出作者对生活世事特有的眼光。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本人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。本书的问世被看做动物心理学的诞生。《昆虫记》不仅是一部研究昆虫的科学巨著，同时也是一部讴歌生命的宏伟诗篇，法布尔也由此获得了“科学诗人”、“昆虫荷马”、“昆虫世界的维吉尔”等桂冠。人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、包括“蜘蛛”“黄蜂”“蝎子”“象鼻虫”在内，都在同一个紧密联系的系统之中，昆虫也是地球生物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，昆虫的生命也应当得到尊重。《昆虫记》的确是一个奇迹，是由人类杰出的代表法布尔与自然界众多的平凡子民——昆虫，共同谱写的一部生命的乐章，一部永远解读不尽的书。



## 目 录

---

CONTENTS

书路导航 .....	(3)
荒石园 .....	(1)
彩色条纹圆网蛛 .....	(11)
池 塘 .....	(25)
圣甲虫 .....	(37)
遗 传 .....	(52)
我的学校教育 .....	(63)
童年的回忆 .....	(80)
绿蚱蜢 .....	(90)
椎头螳螂 .....	(100)
戳一下变形论 .....	(110)
天 牛 .....	(117)
本能的失误 .....	(128)
本能与意识 .....	(139)
我那几只猫的故事 .....	(149)

普通的黄蜂 ..... (158)

萤火虫 ..... (173)



# 荒石园

## 导 读

“荒石园”那里凝结着我的心愿，我的梦想，想得到它的意志一直揣在我的心中，但每每总是不知不觉中又归入了“以后再说”的十里烟云中……

优美、亲和的语言讲解引领我们进入仿佛鲁迅笔下的“百草园”，带给我们美丽的遐想……



作者心目中的伊甸园。

那儿是我最愿意呆的地方,是我的 *hoc erat in votis*。就那么一块地,哦!并不算大,然而自成一统,与公共要道上的诸般苦恼无缘;一块偏僻的不毛之地,被太阳烤得滚烫,但却是刺茎菊科植物和膜翅目昆虫们的好去处。那里没有过往行人打扰,我可以对石泥蜂、土泥蜂们提问调查,专心致志地从事这种难度极大的学术探讨,其提问和回答是通过一种独特言语进行的,这言语就是“实验”;在那里无需大量消耗时间的远途出行,无需分心伤神的艰难跋涉,我可以通盘安排我的攻坚计划,从容设下缜密的圈套,然后每日每时地观察其结果。*hoc erat in votis*,是的,那里凝结着我的心愿,我的梦想,想得到它的意志一直揣在我心中,但每每总是不知不觉又归入了“以后再说”的十里烟云。

况且,真要在旷野上搞个实验室,也的确很不方便,你得为每日面包的事操碎心。我四十年如一日,靠着顽强的斗志,过着自己并不在乎的艰辛清苦日子。终于,这一天等到了,我有了这处实验室。至于使人能够坚忍不拔、拼命工作的是什么,这里不准备多说了。反正我的实验室到手了,尽管它条件较差,但有了它,我的生活大概就有些许闲暇了。可以这样说,我一直都好像是腿上拖着苦役犯的铐链。这一回心愿总算实现了。但实现得晚了点儿,哦,我可爱的虫子们!我担心,到了摘桃的时候,我已经开始没有能吃桃的牙了。的确晚了点儿,当初的广阔视野,如今变成了低矮憋闷的穹顶境界,而且还在日益压低,变得更狭窄。除了失去的东西,对过去我是毫无遗憾,无所谓自疚,甚至包括我的二十年光阴;同样,我也根本不希望什么。体验了形形色色的炎凉世态,心已支离破碎,人便会不禁自问:只为活命,吃苦是否值得?我现在的心境即是如此。

我的周围是满目废墟,只有一截断壁仍立在那里岿然不动,它的根脚是由石灰沙泥筑实的基础;这断壁,就是我对科学真理之挚爱的写照。哦,不愧为能工巧匠的膜翅昆虫们,我现在是否可以着手给你们的历史再如实追加上几页文字了?体

力不会被毅力拆台吧？既然有此担心，我为什么还把你们搁置了这么长时间？这一点，有些朋友已经斥责我了。啊！你们去告诉他们吧，告诉那些既是你们的也是我的朋友，说那不是我健忘，怠惰，把你们放弃了，说我一直惦记着你们；说我早就深信节腹泥蜂的密洞里还有尚待向我们揭示的有趣秘密，洞泥蜂的猎食活动还有会令我们惊奇的新细节；只是我时间不够，又单枪匹马，不被人理睬，还要对付这穷命；更何况，要想高谈阔论，必须先能活命。就这样告诉他们，他们一定会原谅我。

还有人斥责我，说我的话语不够严谨郑重，说白了，就是没有学院气的干巴劲儿。他们担忧的是，一篇文字若读着不费劲，就无法保持表达真理的功能。如果我依了他们，那么就只有在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才算是有深刻认识的了。你们过来，不管是挂蚕针的还是披鞘翅的，你们都来，来为我辩护，来为我作证。请你们以我与你们共同生活之际那种亲密感情，我观察你们时的那种极大耐心，以及我记录你们行为时的那种严细精神，站出来说话吧。你们异口同声为我这样作证：不错，我写的那些没有满篇空洞程式和不懂装懂滥言的文稿，恰恰是在准确记述观察得到的事实，既不添加什么，也不忽略什么；日后有谁想向你们提出问题，你们也这样回答他们。

我亲爱的虫子们，一旦你们因为做不出难为人的事而说服不了那群胆大气粗的人，我就会出来说话，会这样告诉他们：“你们是剖开虫子的肚子，我却是活着研究它们；你们把虫子当作令人恐惧或令人怜悯的东西，而我却让人们能够爱它；你们是在一种扭拽切割的车间里操作，我则是在蓝天之下，听着蝉鸣音乐从事观察；你们是强行将细胞和原生质置于化学反应剂之中，我是在各种本能表现最突出的时候探究本能；你们倾心关注的是死亡，我悉心观察的是生命”。我当然还要进一步表明我的思想。野猪们践踏了清泉之水；原本是研究人类童年的壮丽事业——自然史，却由于分离细胞技术的高度发达，反而变成了令人厌恶憎恨、心灰意冷的事物。一点儿不假，我在为学

概括现状。

有哲理，很深刻。

直接表白。

让昆虫朋友来证明。用得好。

好的句子应该记在心中。这是法布尔最重要的心声。

者们撰写文章,为将来有一天会多少为解决‘本能’这一难题做些贡献的哲学家们撰写文章;但我也是在,而且尤其是在为青年人撰写文章,我实在想让他们热爱这门你们这么想让人憎恨的自然史。这就是我为什么始终坚持真实所特有的一丝不苟的态度,要求自己不去读你们那类科学华章。你们那类说道,恕我直言,真好像是用休伦人的土语写成的。”

对普通人是  
不值一文的  
荒芜的乱石  
岗,对科学  
家来说却别  
有天地。

然而此时此刻,我要做的不是这些事。我现在要做的,是说说我这块地,长期以来它是各项计划中最能寄托我情思的一项,我有心将它变成一个活的昆虫学实验室。这一小块地,最后终于在一个僻静的小村庄找到了。这是一处当地人所说的“阿尔玛斯”。这个词语,指的是一片只生长着百里香类植物的多石生荒地。这种地极其贫瘠,连开犁的工本费都收不回来。如果春天偶尔下场雨,地里长些青草出来,羊才会到这地方转悠几圈。不管怎么说,我这块生荒地,由于碎石层间夹杂了少许红壤,过去还曾破天荒地种过东西。有人说,这里从前种过葡萄。如今,为了种上几棵树,我们在地上挖坑,不定在哪儿会挖出纯属珍稀的乔木植物的根条,其实都已经在长期的气候作用下半炭化了。能够插进这种土质的工具只有三齿叉,于是我不断将三齿叉踩进地里,待掘起看时,每次都非常遗憾,据说最早种植的葡萄树已经荡然无存了。这块地上生长着的,倒是百里香、薰衣草和一些胭脂虫栎树丛。胭脂虫栎是一种矮小树种,人只要稍微高抬点儿腿,就可以跨着它们游走。这些植物,特别是前两种植物,对我会有用的,因为它们可以为膜翅目昆虫提供采蜜的条件。我不得不把三齿叉掘起的百里香和薰衣草,连土石带根一起复归原位。

我并未动手治理,这里有大量流动的土壤,开始时这些土粒随风而至,以后便长年积存下来。一眼望去,这块土地上长的最多的是一个禾本科植物——狗牙根,这赶不走的植物很讨厌,三年炮火连天的战争都没能将其斩尽杀绝。数量第二大的是矢车菊,它们都露着一副哭丧脸,身上披棘挂刺,有的还带星

状利器。这当中又分为双至矢车菊、蒺藜矢车菊、丘陵矢车菊和寒地矢车菊。其中占比例最大的，当数双至矢车菊。在各种矢车菊交织难辨的乱丛当中，支棱着一种酷似枝状大烛台的菊科植物，杈杈枝梢上吐出火苗般的橙红色大瓣花，人们称之为“西班牙狼牙棍”。它浑身长满粗硬凶险的刺，其穿刺力与铁钉不相上下。比狼牙棍还高的是伊利里亚矢车菊，它孤零零地戳在地上，茎秆笔直，有一两米高，梢头顶着几个硕大的紫红色绒球。它浑身披挂的利器，与狼牙棍相比毫不逊色。我们别忘了，还有薊类植物家族。第一种是险恶的薊类，浑身棘刺，让采集者不知如何下手；第二种是披针薊，叶丛茂密，叶脉末端形成梭镖般的硬尖；第三种是越长颜色越黑的薊类，这种植物集缩成一团，酷似插满针刺的玫瑰花结。上述各种植物之间的空隙地上，爬着果实颜色发蓝的蔓生荆棘，拉成长绳的秧条上装备着无数毛刺。如果想观看一下正在一簇刺丛中采蜜的蜂类，必须穿上半腿高的长筒靴，否则就得尝受腿肚子挂上血丝的那种痒疼。当土壤中还保存着几场春雨的残留水分时，这片环境艰苦的植物景观还是具有独特魅力的。双至矢车菊黄色花头铺成的大地毯上，矗立着一座座狼牙棍的金字塔，四下里是伊利里亚矢车菊投出的横七竖八的标枪。可夏日旱季一到，眼前只剩得一片荒芜，划根火柴就能蔓成满园大火。这就是，更准确地说，这曾经就是我获得这片园地支配权时的情形。当时，我把它当做迷人的伊甸园接收了下来，想从此与虫子为伍在里面生活。这是我经过四十年殊死斗争才换来的一块园地。

我那时称之为伊甸园；如今，按我最基本的价值趋向看问题，这称法依然不变。这块不惹人爱的园地，大概从来没人愿意往里面捏放几粒萝卜种子；然而对膜翅昆虫来说，它就是一处地上天堂。它那长势茂盛的荆薊和矢车菊，把周围的蜂类都吸引到了我的眼前。以往去野外捕捉昆虫学标本，从未见过一个地点能聚集如此众多的蜂类；可以说，操各种职业的蜂类，都到这里来约会了。它们当中，有捕捉活食的猎工，有利用湿土

生机凸显，  
举不胜举。

由面到点写  
出个体的  
风貌。

造巢的垒筑工,有梳理绒絮的整经工,有从叶片或花瓣上裁切材料的备料工,有用碎纸片作材料的建筑工,有搅和黏土的抹工,有给木头钻眼的木工,有打地道的矿工,此外还有加工羊肠子薄膜的技工……啊,还有,可我哪能知道那么多呢?

这一位是干什么的?它是黄斑蜂。它在双至矢车菊蛛网状叶片的梗上刮来刮去,刮出一个小绒球儿,然后自豪地衔在大颚间。它要用这叶梗绒在地下制作一些毛毡小口袋,封存自己的蜜食和卵粒。那些是干什么的,那些热情如此高涨的采花蜜者?它们是切叶蜂。它们腹部下方带着采粉刷,刷子颜色不一,有黑色的、白色的,也有火红色的。它们还要离开荆蓟丛,飞到附近的小灌木丛里观看一下,在那里选些叶子,从上面切下些卵形小渣片。这些渣片,最后将全被运进那只保存花粉收获物的干净容器里。再看那些穿着一身黑天鹅绒的,它们是什么?它们是石泥蜂,专门加工水泥和砾石。它们干的泥活儿,在荒石园的石子上随处可见。还有,再看那些突然启动、上下翻飞、左冲右突、嗡鸣大作的又是干什么的?它们是明壁泥蜂。它们把家安在了附近那些旧墙上,以及朝阳的物体坡面上。

现在看看暗壁泥蜂。那一只正在一个横卧的空蜗牛壳里工作,把成串的小隔室堆放在壳内的螺旋坡道上。另一只突然一爪出击,爪尖直取竖立在那里的蜗牛壳内的软体,为自己的幼虫找到一所圆锥形住宅;然后再一层楼一层楼地建造上成排小隔间。还有一只,正设法给一条由断苇秆构成的天然通道派上用场。再看那只多自在,它免费租用了某位建筑师蜜蜂那些尚可利用的长廊台。我们再看,那是大头蜂和丽纹蜂,其雄蜂都生着长长的触角;这是毛足蜂,后爪上那一对粗大的毛钳,是采花粉的器官;这种是地花蜂,它们是一个品种繁多的蜂类;此外还有腰腹纤细的隧蜂。暂时介绍这几种,事实上,种类太多了。如果我继续往下数,大概能把整个产蜜族类的蜂民们都检阅一遍。佩雷斯教授是位波尔多的昆虫学者,我发现新虫种

品种齐全,  
作者俨然  
一位领军率  
部的大将军。

后，都是向他请教如何命名。他曾经问我，是否可以用专门的捕虫方法捕捉如此众多的稀有虫种，甚至是新发现的虫种，然后给他寄去。我专业捕虫的技术很差，而且，热情更低，我给他送标本的用意，是想促进他的研究工作，而绝不是让他用大头针穿透后钉在匣子底上。我没有什么捕虫秘诀，究其原因，是因为我拥有这些茂密丛生的薊草和矢车菊。

天赐良缘，这些成员众多的各种采蜜族群体中，还加入了猎食族的成员。泥瓦匠们曾在我的荒石园中遗弃不少废料，园中到处能见到这儿一堆那儿一堆的沙子和石块，都是准备造园子围墙用的。施工进程缓慢，拖拖拉拉没个头儿，结果从第一年开始，这些建筑材料就已经被占领了。石泥蜂们选择石堆缝做过夜卧室，挤在里面睡觉。粗壮的斑纹蜂遇到追逼时，不管你是人还是狗，它都会张开大口直向你冲来；这大个头蜂类在石料堆上选的地点是一处深洞，以此防备过往金龟子的袭击。白袍黑翅，酷似穿着多米尼加会士教服的脊令鸟，栖息在位置最高的石头上，在那里唱着粗制滥造的短曲小调。旁边石堆里的某处隐蔽点，准有它的窝，里面藏着天蓝色的小蛋。靠石堆的遮蔽，多米尼加会的小会士们隐匿起来。如今，脊令鸟已经不在了，我为此很感到遗憾，这邻居是一种非常美丽的鸟类。至于长耳斑纹蜂，我无需为它遗憾什么。

沙堆又成了另一类虫民的幽居处。腹泥蜂正清扫着地洞，向后蹬出一道道细土的抛物线，朗格多克泥蜂咬住无翅螽斯的触角，在那里使劲拖拽；一只大唇泥蜂正在把储备食物叶蝉藏入地窖。真叫我遗憾，那几位泥瓦匠后来赶走了这个猎物源丰富的昆虫部落。不过，假如哪天我想召回它们，那么只需再搞出一些沙堆就行了。它们过不多久就都会回来。

居无定所的各种土蜂没有走开，我在春天能看见一种，在秋天能看见其他几种。它们在园中小道间和细草坪上游来荡去，寻觅着什么毛毛虫。各种蛛蜂也依旧留在园中，它们警觉机敏地飞行，振翅悬停在半空，上下左右巡视犄角旮旯儿，随时

由点再到细微，进入到昆虫世界中，加入她们的生活，体味其中的奥妙。

准备扑逮一只蜘蛛。个头儿最大的蛛蜂，专盯着纳尔包讷蛛，这种蜘蛛的洞穴在园中还不算少。其地洞呈直井状，井口有蛛丝粘连杂草棍儿圈成的井栏。往洞底深处看，这巨型蜘蛛的眼睛在闪闪发光，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发瘆。对蛛蜂来说，这猎物太厉害了，猎捕它不知要费多大劲，冒多大险！现在快看，在这盛夏午后的酷暑中，蚂蚁马队出动了，它们从营房出来，排成长蛇阵，一路向远方走去，准备进行一场由蚁奴们完成的狩猎。我们不妨忙里偷闲，随蚁队看一会儿围捕行动。这边还有呢，一堆已经变成腐殖质的杂草周围，一群身长一寸半的土蜂正懒洋洋地飞动着，然后又一头扎进烂草堆，引起它们兴奋的是一类丰美的猎物，即鳃角金龟、独角仙和金匠花金龟的幼虫。

用散文笔法  
描写出丰富  
连贯的画面。

值得研究的对象太多了，这里提到的还远远不全呢！园中人宅闲置时，地面也没人管了；没有人，动物踏实了，它们跑进园子，占据了各处空间。黄莺在丁香树上选址安了家；翠鸟在柏树密枝间落了户；麻雀在每片房瓦下塞进了破布头儿、碎稻草；梧桐树梢上落下南来的金丝雀，它们啾啾啾地欢唱着，建造出的柔质小窝巢，看上去就像半个黄杏；鶲鶲适应了园中环境，每晚赶来试演自己作的单调曲谱，歌喉悠婉得像笛声；人称雅典娜鸟的猫头鹰，也跑到这里来呻吟和长号。房前有一大片池塘，向全村输送泉水的渡槽，也不断将清水注入这池塘。池塘周围方圆一公里的地面，是两栖类动物恋爱季节的好去处。灯芯草蟾蜍，有的个头儿像盘子一样大，它们披着一条紧挨一条的黄色细饰带，相约着到池塘来泡澡；黄昏光景，人们看见雄性助产士蟾蜍在池塘边上颠跳，两条后腿间拖挂着一嘟噜胡椒粒一般的大卵粒；宽厚温和的一家之父，带着珍贵的包袱远道而来，把这包无价之宝置于水中，然后再离开池塘，躲进一片石板下，从那里发出一阵铜铃般的咕呱声。成群的雨蛙躲在树丛里，它们还不大想现在就叫，所以正操着优美的姿势玩跳水。五月里，夜幕刚一降临，池塘便开始变成一座震耳欲聋的乐池，你在饭桌上甭想交谈，在床上甭想睡觉。要想让园内保持良好

像一群无忧  
无虑的孩子。